

暖暖內含光—— 盲書藝術家廖燦誠

文、圖／鄭芳和

一幅對聯「心內有字，目中無人」，八個篆字道盡一位書藝家的心聲，字只在他心中，不在他眼中，而他眼裡卻是目中無人，是他睥睨一切，自恃甚高？抑或是他夢想幻滅的無語悲嘆？

在 30 年暗無天日的歲月中，廖燦誠比未盲前更勇於創造自己，許是「目中無人」

讓他更無所顧忌，不但沒停止他先前的書藝創作，反而更大膽跨界在小劇場演出，又做陶藝，又玩攝影，活出新鮮的自己。

也許當生命被逼至孤獨的峰頂，才得以淬鍊出更新的生命。沒有倒下的他，如何握住一支毛筆，猶如擎住火把，探照他漆黑的世界？他在漫漫的時光巨流中，究竟如何漂流，找到靠岸？



▲ 墨潮新世紀大展 民國 90 年於何創時書法館 (中戴墨鏡者為廖燦誠)。

跨界公演，宣告前衛書道

「盲者太極生廖燦誠現代書藝前衛書道一腳步的欲望」，民國 100 年 9 月 2 日在臺北國際藝術村公演，是由廖燦誠與一名日裔德國女子共同演出。幕起，只見兩人沿著地板的四周行走，廖燦誠教女子國語，女子的發音總是說不準，鬧出許多笑話。進行國語教學好一陣子之後，廖燦誠脫去上衣，赤裸上身，穿著一條黑長褲，開始蹲在地上，手握著黑抹布，瞬間在地板上揮寫出大字，字雖不可辨，筆畫卻氣勢連綿，元氣淋漓，揮完後，他退到一角吟誦蘇東坡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而穿著裙子的女子則在他的書法上，手舞足蹈，又跳舞又翻滾，她瘋狂地舞動，手、足及全身都拓印著墨跡，在揮毫、吟唱與墨舞之間，兩人都盡情釋放著身體的欲望與能量，完成飄墨又飄舞的〈腳步的欲望〉，博得滿堂彩。

另一齣民國 93 年由法國導演指導的〈靈蕊〉，在國家戲劇院演出，廖燦誠在一個大燈罩裡揮毫，書寫完畢，他當眾宣告他的前衛書道宣言：一、書法不只是黑白，可以是彩色。二、書法不只是平面，可以是立體。三、書法不只是靜態，可以是動態等等書藝觀念。而民國 92 年廖燦誠也曾經赴日於上野 (うえの) 參加〈夢難承〉的國際聯合公演。

抓住抹布 / 筆毛，以觸覺揮毫

許多書法界的老友，看到廖燦誠並未遺棄他自己，總是在生命的行旅上辛苦跋涉，要把前衛書道的魂魄呼喚出來，紛紛邀請他在「國際迎春揮毫」上作表演。

例如民國 102 年蛇年，廖燦誠一人分飾法海和尚、青蛇、白蛇角色，表演〈白蛇傳〉，之後再揮毫。民國 103 年馬年，他表演唐三藏取經，完成後再抓著抹布，在鋪著宣紙的地板上揮寫，他左手抹，右手抹，抹來抹去，終於抹出以如意兩字為主，含涉龍馬意象的〈如意龍馬〉。民國 105 年猴年，他先以雙節棍舞出一段太極舞，舞畢他右手握三隻筆，左手摸著紙的位置，順勢在地板上揮寫出含藏著孫悟空的臉，右手握著如意棒，如畫如字的〈申猴王〉。民國 106 年雞年，他先表演一段聞雞起舞太極劍後，再一筆揮出蘊含著龍意象的〈世界之光〉。



▲ 廖燦誠 〈龍成帝影 (影帝成龍)〉。



▲ 廖燦誠〈心內有字，目中無人〉篆書對聯。

廖燦誠在「國際迎春書法」上的表演，每每先演出一段與太極拳相關的舞蹈或生肖故事，再大展身手揮寫書法。他結合太極拳、舞蹈、戲劇與書法的跨界多元演出，深獲好評。許多國際貴賓都十分好奇，盲者的廖燦誠如何寫書法？

的確，眼睛看不見，如何揮毫一筆一畫？運筆的來去之間，如何不會糾結成團？廖燦誠把眼盲的痛苦幻滅，化為驚喜的重生，他探索出一套以「觸覺」書法取代「視覺」書法的太極心法。

廖燦誠說：「如果我不能創作的話，等於生命的宣告死亡，創作就是我的生命。」，眼盲了，路絕了，他的爆發力完全來自他內心的燃燒，為了存活，為了創作讓他轉個彎，往另一個方向前進。

書寫時，廖燦誠先用手量距離，測量紙的長寬，再試著演練書法的筆觸，然後在紙上放置小紙鎮，作為字與字之間的界格，等他沾墨揮毫時，一手拿筆書寫，一手觸摸紙或紙鎮，調整字的大小，而不至於筆畫相互重疊。而他握筆不是握住筆桿，而是緊握筆毛，他才能夠感受筆毛的乾濕，因為一沾墨就得一氣呵成，無法再沾墨再書寫。憑著觸覺與書寫的記憶，他一筆一畫完成一幅書藝作品，甚至還親自蓋上印章，不假手他人。

心內有字，迴旋自如

廖燦誠的觸覺書法是他湧動不息的意志，驅動他寫出「心內有字」的書法，一種由觸覺出發的心靈書寫，重於由視覺出發的表象書寫，而他「心內有字」的那個字，是像字又像畫，他摸黑寫出的書法是膽敢臆造的「盲者書藝」，是連綿蜿蜒的線條，文字消融於筆畫之間，抽象畫天馬行空的書法，感性多於理性，含藏著甲骨文象形文字的圖象意象與草書的符號筆意而成。

這是他經歷明眼人書法、獨眼龍書法到全盲書法，演繹出迴旋自如，從心而遊的「心象書法」，他成為獨一無二的藝壇盲劍客，行筆如使劍，目中無人地行走江湖，他並不是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而是邁入「希望之光」的境地。

得青光眼由獨眼龍到全盲

民國 39 年出生於宜蘭羅東的廖燦誠，民國 66 年以第一名畢業於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夜間部美術科西畫組，曾獲全省學生美展大專組書法第一名，全省美展書法第三名。

當他畢業進入公司負責平面設計時，常感視力模糊不清，在醫院眼科驗光，忽然發現他的右眼上半部是黑色，下半部是白色仍可看見。而醫生也告訴他左眼也要多小心，若是眼球壓迫視神經，視神經萎縮就無法看見。

他不解何以才剛結婚一個月，卻意外得到「青光眼」的惡耗，他的人生悲欣交集。

就在這一年（民國 70 年），廖燦誠 31 歲，經過第一次眼睛手術後，右眼竟完全失明，他不得不放棄在原公司 4 年的工作，只能教學生寫書法，勉以為生。失明後他自號「太極生」，記念那一黑一白如太極的眼睛。

然而他日日膽戰心驚，不知另一隻眼睛能維持多久，對於一個志於道，游於藝的書法家，他只能拼命往前，創作不歇。他積極參與墨潮會於歷史博物館、華明藝廊、臺灣省立博物館或快雪堂的聯展，並與張建富共同舉行「書法之春—現代書藝雙人展」，也參加「現代書藝七人展」、「現代書藝邁向前衛展」。此外廖燦誠也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舉行書法個展，並與他的學生舉行「太極生師生書法展」，發表霹靂書法。民國 77 年他更出版「說象解字」，將他多年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圖象字畫的造字心法與他實際探索的書藝創作公諸於世。並應邀出席韓國、中國的國際書法研討會。他也曾獲第一屆全國優良書法教師獎，發表「全國美展書法的改進建言」一文。

憑著獨具隻眼，廖燦誠的書藝正突飛猛進，而他的另一隻眼睛卻也愈來愈朦朧，視野窄小，他擔心的那一天在經過 12 年後終於來臨，經歷了 7 次手術失敗，他雙眼全盲，淪為重度視障者，正是壯年的 42 歲。

全盲之後的每一日對廖燦誠而言都是挑戰。生命像忽然襲來的夜色，一下子就暗了，看不見的眼，恐懼的心，把他的信心摧毀殆盡，他的雙腳似乎也被上蒼沒收了，他根本不敢踏出門去，足足有 5 年之久。



▲ 廖燦誠〈龍〉。

象形文字摻合草書，象形龍

那段足不出戶的日子，他的精神極度挫傷，不免感嘆，當兵時他的視力好到可以擔任狙擊手，如今卻罹患青光眼，視力歸零；他曾是被頒獎的優良書法教師，如今連教書法也無以為繼，生計歸零。當一切都歸零後，幸好上蒼仍讓他保有 20 年的書法功底。在這段猶如閉關的孤獨日子裡，

他凝神專注書寫，以龍的象形文字再摻合草書，從百龍書到千龍書再到萬龍書，以書法入畫，寫出龍頭、龍身、龍尾，書畫一體，造型、用墨、用筆皆變化萬千的龍書法，例如〈龍成影帝〉（影帝成龍）是以象形文字的龍字為首的連綿草書，氣勢奔騰如虹，成影帝三字草書轉折變化，化為龍身，成為他新潮的現代書藝面貌。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龍是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因而廖燦誠憑著想像力創造長短粗細不拘，形態各異的龍字，他自民國 77 年龍年元旦把文字還原為圖象，創象形龍，到 4 年後的〈龍成影帝〉已是爐火純青的作品。在寂靜的時光裡，他創作了兩萬件龍書，他說：「我之所以喜歡寫千百龍書，從畫的觀點來看，龍畫是寫意畫或抽象畫，比較接近精神層面。」，因而他的龍書法中，沒有透顯出畏懼怯退的自卑，反而是用筆超脫，遒勁，浮現昂然自信的精神氣度。

那一幅〈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以龍的意象為出發，寫來氣勢連綿不斷，一氣呵成，格局恢宏，寫出他心內有字，目中無人的藝高膽大，比明眼時期的書法更為奔放自如，他似乎寫出他內在爆發的小宇宙能量，誰會相信這是一位盲書藝家所書，命運的安排的確神秘，無人能預見。



▲ 廖燦誠〈龍馬精神的天下〉。

現代書藝，龍馬精神

在廖燦誠全盲的那一年，正是墨潮會以現代書藝大出擊的時候。墨潮會民國 65 年創立，以書法的研究、創作為宗旨，廖燦誠為發起會員之一，民國 70 年墨潮會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聯展，廖燦誠以青銅器金文的〈龍〉書法參展，龍在殷商的甲骨文或金文中，具有原始的龍形，是象形字，長身、大口、有角、有足，身形婉曲如蛇。龍字書法的起源和中國文字起源同步，因而廖燦誠從最古早的龍字寫起，正展現他對文字由實象化為圖象再形成文字的遞變過程的極大興致。

當 90 年代的墨潮會不滿傳統書法的僵化、保守，欲結合現代藝術改造傳統書法的生態，從民國 83 年起陸續在《藝術家》雜誌，開闢「現代書藝論壇」，論辯現代書藝的各種觀念與表現的可能性，創始會員廖燦誠即大展身手，以甲骨文的象形「龍」，結合現代書藝，創作諸多龍書法。他更認為現代書藝的精神就是「如龍靈動，似馬奔馳」的「龍馬精神」，一如他那幅〈龍馬精神的天下〉，在一張世界地圖上，大力揮寫龍與馬的合體字，宛如一隻奇獸，有著龍頭，躍著馬腳，飛騰於地球的每一洲，戮力傳播現代書藝。

廖燦誠熱衷於書寫龍書，從未盲時寫到全盲後，與甲骨文的出土有著莫大關係，他認為殷商的甲骨文埋在地下三千年，被發現後，它的象形文字應比許慎〈說文解字〉以秦的小篆為文字學根源更具代表性，因而他著作《說象解字》，闡揚將中國文字還原為圖象的新文學觀，並破解六書的造字之謎，而甲骨文也成為他在現代書藝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泉源。想來〈龍馬精神的世界〉，就是他內心世界的投射，他雖然看不見，走不遠，卻可以如莊子的「乘雲氣，御飛龍」，把世界攬在筆下，自由翱翔，飛向無何有之鄉，走向精神的逍遙自在。

雖然廖燦誠出門不方便，然而墨潮會正如火如荼展開與傳統書法對決的殊死戰，他卻每役必與，由妻子素玉嫂陪同出席。勇猛精進的墨潮會弟兄們，常常在陽明山上的草屋結社集會，大夥兒喝酒吟詩，又相互批評作品，互不相讓，往往爭得面紅耳赤，酒過三巡又一切安好。

帶墨鏡的墨潮老大

他們個個身手矯健，早已練就一身傳統書法功夫，卻都願意為現代書藝殉道。大夥兒集體發聲打群體戰：在媒體刊登連頁展覽廣告，又刊載專文於書藝論壇，每月一論，引來傳統書法衛道者的批評怒罵，並與之劃清界限，然而墨潮弟兄們個個肝

膽相照，眾志成城，打死不退，猶如書法界的黑幫。

他們愈受到書法界的大加撻伐，就愈到處放火，興兵作亂，意圖搗毀主流書壇。在這班既前衛又搞破壞的墨潮弟兄裡有一個帶著墨鏡、總是靜靜坐著，聽眾人議論不休，分明就是墨潮會的老大—廖燦誠。溫吞文靜的老大，在弟兄中年紀最長，也最內斂沈著，往往出口一鳴驚人，令人折服。

而墨潮會的作戰、密會，越來越頻繁，往往晝伏夜出，有時在九份，有時在八里，上山下海，廖燦誠都躬親參與，又有時在國父紀念館廣場進行行為藝術，必須以書法包裹全身，配合劇情演出〈我們都是喝傳統書法奶水長大的〉(民國 82 年)，〈喝盡了古代書法家的奶水之後呢？〉(民國 82 年)，他也一一就範，與墨潮弟兄戮力表演。

在與墨潮黑幫相廝守的 5、6 年間，他的生命熱力併發，只因在墨潮的集會裡遲到者按時數罰錢，未繳作品者罰錢。每月的聚會被罰最多者為那位立論精闢，也最天馬行空的墨潮革命先鋒健將—張建富(阿富)，廖燦誠與他形同患難之交。他們兩位在民國 72 年就已攜手聯展「現代書藝」雙人展，是最早為現代書藝定位，揭開序幕的先知，且廖燦誠也協助阿富編輯《書法藝術》雜誌，甚至肝炎病發，也在所不惜。

離經叛道，猶如「洪水猛獸」的現代書藝黑幫，到處搖旗吶喊，造反得不知天高地厚，不怕天打雷劈，縱使戰況不利，仍要誓死同歸，管他染黑不染黑，要黑就黑到底。廖燦誠說：「墨黑是我們的本色，所以不怕被抹黑。」，早在 80 年代他便以拖把在地板上揮寫、飄墨，並創「霹靂書法」，而今他已目中無人，他更不在乎，甚至覺得墨潮會是「墨潮浪舞」，越打壓浪潮愈高，他相信現代書藝是中華文化在現代的民主時代開展的多元化現代書法。

臥龍藏虎的異形基因工程

譬如廖燦誠除了創生龍馬合體字外，又發現龍字中藏著虎，龍虎一體而創作〈臥龍藏虎〉，此外也有「虎」字草書中，兩側添加雙翼而成的〈如虎添翼〉，他在文字書法上，不斷進行著異形基因工程的混種計畫。而民國 85 年他更以人類學的田野採集方式，訪問 108 位不同人士，將他們的人生座右銘，以龍的意象書寫出《人生座右銘百龍書》。他甚至異想天開提出「無字天書」，認為它才是現代書藝的前衛書道。

廖燦誠這位墨潮老將，他時時勉勵墨潮弟兄，超越自己，他自己也不斷精進。他對從傳統書法中破繭而出的現代書藝提出宣言〈掌握時代脈動〉(民國 85 年)，他在作品中寫著「無中生有」四字，左右二



▲ 廖燦誠〈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

段是密集湧動的小筆觸，有如波動的能源。他深信宇宙中充塞無盡的能源，以利四時運行，萬物生長而現代書藝正是汲取宇宙的能源，與時俱進，尤其身處資訊時代，現代人的視覺、聽覺無不接收龐大的訊息形成脈動網；而轉化時代的脈動網，成為創作的動源，則是個人的修為與時勢所趨，而創造其實是無中生有，在無中湧出靈感，創造出藝術生命。

80 至 90 年代廖燦誠的書法面向，涵括八種書藝創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象形書法」與「太極書法」。象形書法是以象形文字融合草書的「象形龍」書法為主。而太極書法是他從鍛練太極拳，並成為太極教練後，悟得陰陽虛實的變化法門的太極神功，將之運用於現代書藝創作上。

墨潮會從民國 81 年後，在現代書藝上緊鑼密鼓地出聲，不但每月聚會，品書論藝，檢討成效，又得在藝術家雜誌的「現代書藝」論壇上，每月撰寫文章並刊登作品，四年共累積 40 餘篇，每個人都深感壓力，但也不敢怠慢，雖也有幾位成員偶而為之，但廖燦誠卻期期親力親為，累積可觀的創作成果。

真正靈魂之窗是心眼

在民國 87 年後半年，現代書藝論壇，終於達成階段性任務，此時廖燦誠才有機會在新莊盲人重建院正式接受按摩、定向行動力、電腦等全方位的兩年課程訓練，不意卻將他內在潛藏的火山能量，引信爆發，改寫了他的生命史。

先前廖燦誠亟思建構現代書藝系譜，而今他研習陶藝、攝影，參加愛盲中心讀書會，啓明分館的電影欣賞會，他每年讀書 60 本以上，榮膺讀書會會長，看電影 60 部以上，又學吉他，並加入教會的國臺語詩班、英語詩班，更不可思議的是他還是臺灣新寶島視障藝文協會盲人劇團團員，他逐漸找回生命的信心，並深切地體悟到真正的靈魂之窗是「心眼」，而他即是透過心與外在世界溝通。他說：「我雖然看不見光，但光就在我身體裡面。」。

他的日子過得充實而璀璨，既不忘書藝創作又捏陶或參加戲劇公演或到監所進

行生命教育並揮毫；或參與讀書會、看電影或上教會查經，其樂融融。他時時以貝多芬飽受耳聾苦痛，卻寫出第一號交響曲的崇高精神為生命依歸。他的〈三千年的等待—庚辰千禧龍〉，以甲骨文的象形文字寫龍頭「辰」字，結合草書的「庚」字龍身，飾以鱗紋並上釉成為陶藝作品，又有千禧龍的青銅作品。而〈我的一小步〉是他以自己的右腳為拍照的攝影之作，畫面上躍上藍天的一腳與背景的大氣球腳印，兩兩奇趣橫生，是否意味著他一步一腳印，踏出他的新旅程，即使步履緩慢，卻是小而美，逐步踏實。

打開生命史與藝術史的雙重視野

廖燦誠曾在一首〈時間不是因素〉詩中，抒發他對生命與時間的感懷：

時時間絕對不是因素
 時間是太陽的腳步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一光年復一光年
 一場夢
 一部戲
 一個人生
 在時間的長河裡
 只是一剎那
 我深知
 生命的價值
 時間不是因素



▲ 廖燦誠〈千年的等待—庚辰千禧龍〉。

他體悟到時間是太陽的腳步，許多人寧可大步驅趕時間，終究是夸父追日，無法趕上太陽的速度。而人活在世上，時間匆匆根本不站在我們這邊，活得長或短，或如夢如戲，都只是一剎那，可貴的是留下動人的故事，但藝術的創作卻可與時間同樣永恆，正是他以心眼照鑑生命存有的心靈哲思。

民國 99 年 60 歲的廖燦誠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行「太極生現代書藝展」。展出他由明眼人 30 歲前的書法及至 42 歲前獨眼龍時期，再至漆黑深谷全盲時期，終至以心眼邁向希望之光，新世紀

全方位開展的書藝作品。這是廖燦誠太極生越過生命的幽谷，把自己的一生化為一部完整的作品，體現他個人的生命史與現代書藝史的雙重視野與意義，也是生命的出格之美的極致展現！

參考資料

1. 廖燦誠 太極生廖燦誠書畫集 民國 89 年 1 月 (作者自行出版)
2. 廖燦誠 太極生作品全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民國 89 年 6 月
3. 廖燦誠 刊登於藝術家雜誌，自民國 83 ~ 87 年「現代書藝論壇」文章



▲ 廖燦誠〈我的一小「步」〉。